

劉向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說以美之
 堅強以持之壁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積
 滿以送之實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
 不行矣天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
 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
 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
 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
 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
 之明之持之固之之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

珍白。而今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將其轄。而趙武致其訟。三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憲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實。蒯通陳說。而身保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史捕之。圍而未殺。產自上屋

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座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上奈何。或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而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名陳轅公。懷公古國。人曰。欲與荆者。左宮與吳。吳者。楚之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利。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若一而吳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之難無。楚之斬艾其民。吳曰。楚之難無。楚之斬艾其民。吳曰。楚之難無。楚之斬艾其民。

則也。獨之道。其曰。可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之。其曰。吾言人門。而不善
吾言。入門。而善。吾言。而善。吾言。而善。吾言。而善。
管子之知。可與天下。其言。可與天下。君恃
其信。而。其言。而。其言。而。其言。而。其言。而。
可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政。一。所。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自得。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
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曰。不。祖。父。老。
皆。無。問。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是。以。為。少。耶。謂。左。

右復賜父老無佻。據父老皆拜。問丘先生。又。不。
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
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由。不。祖。父。老。皆。拜。先生。
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佻。役。父。老。
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問。丘。先。
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
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
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
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
賤。無。以。貴。先。生。問。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
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備。行。者。以。為。吏。平。

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為春秋夏。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為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教長者。教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為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相。然則。君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為。此。國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

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始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道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城。而不能得。天將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自非也。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東郭民祖朝。願請開國。家之言。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善。當可。與。

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
朝其君者而晏神呼道也其車衛時其轡曰
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轡也其轡謂其轡曰嘗呼
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也其子今不
正轡使馬在然驚妄轡道中行入必逢大敵
下車危劍涉血履肝者同吾事也子當能辟子
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
得無呼車哉今大三日食肉者已處之矣羞食
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
上若臣等之饜食者事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
之野與其禍亦及乎其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

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
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子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
不能言矣子曰然則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
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
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請
乎王曰未論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
弦為弦則知矣子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
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矣子曰然
則不可矣子曰然則不可矣
莊襄王五年不見於世矣

孟嘗君曰君之寡也。臣以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讓因針而之。不因針而之。寡人因謀而成，不因謀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言何心乎？寡人豈。答曰：不然。臣聞周文之嘗，拜民之禮。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尾，則無失。孟嘗君見而放狗也。則豈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豈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祀梁戰而之，六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地。夫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為也。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鷓鴣巢於葦，鷓鴣之鷓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整矣。夫以至則，若折如破者，何也。其所記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畏也。鼠者，人之所憚也。臣未嘗見穰狐見攻，社鼠見德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王三使為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柝，傳之城，或下夕夢旦得之時，王也。齊威飯牛，或傳之羊之皮為裘，人虜穆公得之時，穆也。百里奚自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柝，傳之城，或下夕夢旦得之時，王也。齊威飯牛，或傳之羊之皮為裘，人虜穆公得之時，穆也。百里奚自

三子之行不待為孔子驗徒也。今孔子經嘗先
下。南有陳蔡之厄。而北干景公。三望而丘立。未
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急也。以孔
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急亦獨能知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
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遂。巡而作色曰。夫服事
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為長劍危冠。公孫
西出焉。齊短衣而遂。保之冠管仲。隱服出焉。故
文身鬢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
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衾者。當犬吠羊
擊。昔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竟者得無為變

公曰。子真為勇悍矣。

子之勇也。

一。之闕也。千乘之勝也。不知君之
者。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瞬。而足不陵
首。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龜鼈。而
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
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
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庭。作
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
之勳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
所以為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

三子之行。皆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厄。而北干景公。三望而丘丘。求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急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急。亦獨能知之何乎。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章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為長劍危冠。今吾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逡。保之冠。管仲。隰朋出焉。戎文身鬻髮。范蠡。大禹。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狐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

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一鄰之闔也。千乘之勝也。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首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龜鼈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庭。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勳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攻曰飲。

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
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
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
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
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
二為上客

遠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
而侍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遠伯玉為之軾車公
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
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遠伯玉曰謹
遠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於庭從容言曰

於士之國曰何國最多士遠伯玉曰楚是也
楚王曰說遠伯玉曰楚是也最多士而楚不能
用士遠伯玉曰是何言也遠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
楚人與吳交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
胥生於楚吳人善用之鬻蚩黃生於楚楚之晉治
七十二豎淫下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
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
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
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
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食一
駟副使二乘道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

矣。遠信王之也。故詩曰：『能身魚鱉之公。』
孰將西歸。樂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敬
甚矣。

叔向之與羊舌肸。善樂。澤遠有罪於晉。魯誅羊
舌肸。叔向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
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教不祥。』乃往見范桓子
而說之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
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
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伐管蔡。而相周公。不濫
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意者。行也。』

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
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庫盈而
不虛。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
不舊。則是惰也。倉庫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為之
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頭君貴則奉賢。富
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君使盈而不虛矣。
孟嘗君以其言為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
奉黃金百斤。文織百匹。進之。張先生辭而
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
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庫盈而不虛。為之有道。』』

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絕。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為辭而不受乎。張深曰。君將強君之偶錢。發君之庚粟。以補士。則不弊。君穿而不贍。互可。暇衣新而不贍。倉庫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之奈何。張樛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馬頭君為吾丈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未間謀。固不遇。臣笑。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標之來。入大王之門。由疇益。辟吏民益。公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

孟嘗君知之乎。王曰。然。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人。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召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請。孟嘗君曰。君孟嘗君。君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贍。倉庫盈而不虛者也。新周。其者。往負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去。不見道傍牛蹄中。有謝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而見楚王。決江。以澆汝。謝魚曰。今吾命在。

盆甕之中且乃。蓋我自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
則亦我枯魚之鱗矣。今周以貧故來實粟而曰
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亦亦亦臣備肆矣。文
侯於是乃設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欒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
何？對曰：歲饑凶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
是患也。公曰：必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夫臣重
祿而不極諫，近臣異罪而不敢言，左右廢罷於
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
令國中曰：欽，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

二人，問其姓名。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
墓以取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
取者則其墓無所為。其灰未朽者幸其尸。陶君
聞之，款二人之口以為刑。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
不知。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
不知故事之矣。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是其
林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卒對曰：夫子不可增
也。夫謂其指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
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謂也。對
曰：天下有大博而子獨不為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
不說謠也簡子不說曰夫孔子數十年終
業而六之寡人問子子曰孔子何如也
賜曰孔子之於江漢也猶江漢也
賜曰孔子之於江海也猶江海也
齊景公問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
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
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
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
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

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
不通也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
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
為仁者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
鍾而撞之以廷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
乃猶以廷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不躬而三通何
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
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
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
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

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
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
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

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命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齊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谷犯與趙襄孰賢對曰湯處父欲臣文公因谷犯三年不達因趙襄一日而達智不知其亡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德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

是行奚然對曰臣等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
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
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
其三十也為軍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
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卷之九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表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
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
又曰以君命出則美備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
義者各止其科不轉也下者禮也上者禮也
生常經也專之可者禮也禮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帥用兵也餘行不及者謂出使道
也無親之喪也公事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為教莊公危也公事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是行矣然對曰臣等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
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入其
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
其三十也為軍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
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苑卷第十二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表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
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
又曰以君命出則美餘行而不及者何也曰此
義者各止其科不轉也下者謂也進退在大
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也餘者謂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帥用兵也餘者謂不及者謂出使道
也無親之喪也公子不葬也大夫不葬也
為教莊公危也公子不葬也大夫不葬也

清無危事也故其言不心也
君危而禮生事是不心也
無吉春秋無禮義之辭也

三遣使者之楚。或謂而遣之誠之曰必也

吾言使若曰王之敵秦秦皆悲若此也王曰宮

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

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

以不書使者曰羽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

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

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

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

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

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

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

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

乃許於是楚棄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

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懲國兵以救宋宋雖

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

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

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

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

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

齊王諸弟皆諫王救之於是莊王卒救解揚而歸之晉解揚之為上卿故後世言解揚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

實之用子貢曰使魯貴魯實而與我師是不可

得也於是子貢以陽穀麻筋之弓六從子貢謂吳王

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賊五

白鄰賊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

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魯伐周公之後而吳

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

趙君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問父君不可

也。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

使六國乎太子曰願之父矣未得可使者魯唐

曰臣願表使魯何魯好太子曰侯皆晨亮好也

大於是乃遣魯唐繼北太子長氣獻於文侯魯

唐至上謂曰魯子擊之使有不敢當大夫之朝

請以無聞奉晨為敬也魯唐繼北大敬上消人

文侯晚以擊愛我。魯唐繼北大敬上消人而見之曰擊無恙乎魯唐曰擊始是者三乃

曰君出文子而對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休

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魯唐曰臣來

時拜送言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執

與。是言曰禮以成人必於其倫。諸侯無悞。無所
疑之。曰是大孰與寡人。君唐曰君賜之外府之
裘。則諸侯之賜之。不與。其造。文侯曰子
之言何也。倉唐曰。示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
曰。宗。是。曰。倉唐曰。自。謂。晨。風。曰。鴉。彼。晨。風。鸞
彼。晨。風。未。見。言。子。愛。心。欲。飲。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之。信。曰。子。之。言。以。我。忘。之。乎。倉唐曰。我。特
思。耳。文。侯。復。讀。示。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
邁。靡。靡。靡。心。搖。搖。知。我。者。謂。我。之。憂。也。知。我。者
謂。我。何。求。恁。恁。蒼。子。地。何。人。哉。文。侯。曰。子。若
恁。子。倉唐曰。不。敢。請。耳。文。侯。於。是。遂。賜。唐。賜

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出以
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
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
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鷄鳴
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
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
擊子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嗚嗚其羽。
亦集爰止。謂謂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
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
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
君之廬者其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
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
如其言矣

梁王贊其群臣曰而議其過佳座進諫曰主君
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
曰寡人國小以狹民特以少寡人獨治之安
用賢人辯士乎

魯君患之乃其相曰為之奈何相對曰夫
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
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
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
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
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
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起
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
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乎今國事急百姓恐
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
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

忿然怒曰。吾望而曾城。若類失亡國。百姓散
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
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
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
出周南門。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
令其罪若此。割羊矣。臣之君固以割羊不懼矣。
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
下惠特布衣。壹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
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
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
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
佗擁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天下中國
人親戚昆弟。實莫在貴。定公足下。奔反。天性捐
冠帶。欲以臣區區之說。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
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
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
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撫天下。劫
誅。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殺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割符通使。君王宜

。漢議聞之。掘燒君三先。家墓夷。種宗族。使
一傳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
覆手耳。於是尉佗乃降。然起。陸生曰。居蠻
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孰與蕭何曹
。韓信賢。陸生曰。王必賢。後問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我雖知。計器。秦。強楚為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
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
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
衆不過數萬。當當其間。譬若漢

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
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遇不若漢乃大悅。陸
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王生來。令我
日間所不聞。賜陸生橐中黃金千金。佗送亦千
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
高祖。大悅。拜為大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死立之上。宋使人往
之。晉楚之大夫曰。趣以見。王。子禮見於吾君。我為
見。王。晉楚之君曰。冠雖弊。且加其上。履雖新。宜居
其下。問。晉楚之君曰。請候來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
猶不更。臣之服也。擲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

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請殺執一技藝進黑王黑王之臣曰韓子
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技藝以遺列國之君者
乎請為二三子殺之出請諸殺曰大王有命客
冠則以禮見不冠則不請殺曰彼越亦天子之
封也不得無受之州乃處海岳之際屏外蕃以
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其地是以剪髮文身爛然
成章以像龍子者將游之神也今大國其命冠
則見以禮不冠則不請殺大國之使時過弊邑
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
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無假冠以見也

安願無變國俗黑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殺令
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
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儂者客見則稱天子明
曰晏子有車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儂然者三
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接而
遂感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具
王曰夫差請見是以諸侯之禮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纒置削晏子不削
而并食之楚王曰捕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
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捕柚不削今萬乘無教

臣不敢割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

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豈

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

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

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

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

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

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

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矣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之則有

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

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債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

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

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

其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景不肖故

宜使楚耳

秦楚穀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
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
其甚矣子之國壽長也王方殺子以樂其
吉如何使子曰秦楚穀兵秦王使人使楚先
殺我死

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言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憂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謂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歇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

裕死於龍門飲馬中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大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嘗此之時則梧之六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知刀也王曰司先生應之刀教曰使者問梧之年耶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子胥被諶之食於吳闔廬以為將相三年將兵復歸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棄走奔郢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誣平王家害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裝以持世可以為大

蔡侯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者
童者獨為師強王堅乎越見之無以次視其人
狀疑其名而觀其學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
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違乎國可伐也端
以此人談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
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
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
不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黯佐焉孔子為客子
貢使令於君前甚聰也曰漢其群元吉漢者賢
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漢其群元吉者其

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
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
飢渴臣出而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
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
者乎念思非不能殺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
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
之間也惡絕兩若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求獻
空籠唯三若命實之談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
得茲言三賢於讎遂矣寡人有鄰郊也百里願
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愚有為其君

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劉向說苑卷第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諱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入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始無敗業

嚴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若
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
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
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
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
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
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
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
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
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貴者可以貴者其傷行者
也事之可以生可以生者其傷勇者也僕
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
者不惑矣要足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曾有孔丘吾殺此三
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
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
觀曰美哉水洋洋乎。立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
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也與之同聞
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也與之同胎

嚴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
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王者其權謀公
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
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
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
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
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
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
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
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進者其傷行者
也事之可以退之生可以死者其傷勇者也僕
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
者不惑憂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曾有孔丘吾殺此三
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往之以
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
觀曰美哉水洋洋乎立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
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
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也

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化。覆巢毀
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
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
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
武。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繼文
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
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
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
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
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

六平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
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
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拓粹而上視者。意其是耶。
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
必是也。乃令僨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
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
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
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運鼓之色。愀
然清靜者。纒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

也。曰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以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

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今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自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重為文。以夜繼日。男女幼。野田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舞好。悉其主。弗知。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對曰。不

得時時田邑而獲之又得史理趙吳以去諸侯
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去屠餘屠餘曰其尚於君
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
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亮尤
月不得矣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
重也

齊侯問於是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
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
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
城不沒者三板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

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天勝趙而三分其地
今城未沒者三板曰龜生龜人焉相食城將有
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善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
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若之反也韓
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
二家雖畏不棄美利而情約為難不可成之事
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逆說君且使君疑二主
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
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疵疵逃韓
魏之君果反

○
晉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糶孔子聞之曰公索氏

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象子問曰昔公
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公期年而
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
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
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
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
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泉不若宋鄭其車馬衣
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國蔡者乎處期年荆伐
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

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
國將亡矣所學昔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
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
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
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母幸必亡中山
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
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
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
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者對
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

死也。不可為也。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請吾
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
窺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
王果舉兵伐蔡。窺墻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
甚眾。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之乎。見威公縛在虜
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
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後也。行之者言之。主
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從。吾亦何以不
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
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
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豈
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斲刀自刑。以求入君。君
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
易牙。能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
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斲刀。易牙乃作難。
桓公死。六七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
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者三人
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十人。白公
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
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

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
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
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
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從年秦拔宜陽，
明年大旱，三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
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
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衛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
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
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

以平陵叛。

昔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破兵楚王恐，召梁公

曰：梁公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戢為

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

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

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

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國亂，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

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

國道也。王曰：陳不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

蓄積多，則武敵重，賦重則民怨，上失其民，則

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兵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
曰德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
子何不諫孫伯曰昔蔡罪諫者射楚聖人則
三子比干之心也武氏之婦終而失其紀其妻告
之怒奔之也亡者豈無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
必亡夫在人之古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
不遜矣不遜者必亡一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
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
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其害何

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
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
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為徐先生上書曰臣聞
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
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入哀而救
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煖灼燻者在上行
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而受主人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霍氏徐福數
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尚使禮說得行
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行事既

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唯陛下察之。遂曲突
之策。而使屬燔髮灼爛之。高書奏上。使人賜徐
福帛十匹。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
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
反矣。於是魯所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
而欲終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
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
得。山戎之實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
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命山戎之實。獻之周公之
廟。明年起兵伐山戎。魯下令丁男悉散五尺童子

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無德此之謂
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
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
也。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
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
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
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
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擔被以與婦人。游于貢。見公公曰。衛其
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仁。其過故亡。成湯

文武知任其過故與衛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

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

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

及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

宣子曰喜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

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

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

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少仰而曰將將之臺

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

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

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注烈天有災親

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

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球異是聚天與先自敗

已焉能敗我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

曰。舉義之難。不足於信。取威之難。不足於詐。詐
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
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涸而漁。得魚。雖多。而
明年無復也。詐僥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
軍戰。六敗之。及襄王之難。季而後答。答曰。城
濮之戰。答犯之謀也。吾曰。雍季之言。曰。世之謀
也。答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答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
歲。彼昔歲。三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
與荆王搏。彼在二。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
如。答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昔

歲。彼去我從之也。三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
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寧與荆王搏。彼在
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
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
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六敗。

越。幾句踐懼。曰。水進。諫曰。夫。越之福也。而吳
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用無餘。其君好名。而不
思。後患。若。我。卑。重。戰。以。自。強。於。吳。吳。必。與。我。
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越。與。之。子。胥。諫。
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攻。伐。不。能。越。三。
國。也。非。吳。有。以。越。也。吳。夫。夫。子。胥。不。能。越。三。

江五湖以亡吳者。不知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
盧之所以霸也。且夫無道之國。亦猶猶也。敗伐之
事。誰國無有。吾若不攻而擊之。則利去而凶
至。財匱而民怨。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
遂與稽。二年。吳亦饑。請於越。越三不與而攻
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朝澤。靈公
未嘗盟。成何涉他殺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
欲反。趙三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
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臣於國曰。有姑姊姁

人。其女是百姓之怨。一反之矣。君

一。今之三曰。遂微之。五日而令舉國。
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也。
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導涉
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河走燕。子貢曰。三孫商
可謂善謀矣。曾之而能害之。言惡而能處之。欲
用兵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是。三。曾。諸。屬。諸。笑。笑。之。曾。君。皆。曰。大。大。而
曰。我雖。亦。周。之。建。國。也。今。王。以。我。為。僕。可
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聽。楚。王。身。死
國。亡。君。之。臣。乃。君。之。高。也。楚。王。身。死。君。之。臣。乃。君。之。高。也。楚。王。身。死。君。之。臣。乃。君。之。高。也。

齊景公以其三車國庫... 曰余死不汝... 下。請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 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一亂也。寡人聞之不... 則不靜。余恐卒每於我也。遂追之。

齊景公以其三車國庫... 曰余死不汝... 下。請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 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一亂也。寡人聞之不... 則不靜。余恐卒每於我也。遂追之。

之... 歸入其以我為師... 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

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

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為武仲立三年

為二兆為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為馬人見之

美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

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

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

無幾下乎

天子商臣怨李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泯

水而軍陽處知商臣之怨于上也因謂于上

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道
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請
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
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
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
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
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
之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
社境上乃深

欲衛君少祥亡其太子與也

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
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使歸之曰
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
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
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
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壘立秦楚患壘立之
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
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
公子午使之晉晉人報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驛為遠於
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
事六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
是斬林除園聚穀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
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園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明鄆之辨智果敢之上書
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
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猴若盟狀
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
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幕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
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
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
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浙而載
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
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經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
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
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
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
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
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
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
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
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

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
悖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比之謂也
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慝生達詐偽生墨誠信生
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
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
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
是王壽夢薨謁謂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
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
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
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
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
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
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
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
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
為共寡也爾殺吾兄吾父殺汝則是兄弟父子
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
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
身捐干橛而不恨奔無咎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太上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

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大
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敷育戎氏以
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
屬其羣臣者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
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
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
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
民非特闢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
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知太公之賢也穆公
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

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
美公既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
回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
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請南宮邊子南宮邊子
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
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
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
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乎漆行
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使於兩社之間也
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
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

或示有天國也。辛癸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三王，繼孰是將為之傳？古之人未嘗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三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無紆之道，以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紆紆之道也？無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樂善好施，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樂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倘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豈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穀粟食鳧鴈，出而見殫，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不以文

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
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若
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殫之有
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
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
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
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感德公布之
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殫何足道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必求焉仲尼聞之曰惜
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雖於齊主寺人春環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
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雍雖與寺人春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
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
宋是孔子嘗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
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
孔子主雍雖與寺人春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奉決三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不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侯幸施道以于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歸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自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何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奔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

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詳其父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戕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交。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

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聽。遂隱其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楚令尹虞之，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父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藉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立子曰

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
三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菜
地三百號曰國完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立
子寧子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立子憲人見於
王曰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
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
也

韓厥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
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
車下行解款子戮其業人皆曰

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
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
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
謂不黨矣是吾不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
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
矣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
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
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
幸故臣之過為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唐

言者公也。恐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掘菜。二子出，將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上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誓之矣。謝之。

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履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令弃法而肯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駸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恣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
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
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熟廷理而奪子文使及
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當無何憂矣
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
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蹂雷雷者斬其鞞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
蹂雷廷理斬其鞞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
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
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
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
下陵上也臣弃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
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
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
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
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
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
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
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車而後

復其父解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數數然皆立然後
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
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與
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
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
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刑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
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
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
竇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

虧損主之法金而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
子之罪無可奈何之治也頃刻法金先後臣以
法欲臣之免於法也知之獄決罪定說當論
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
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剛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史者樹德不善為史者樹
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寧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劍倡優也夫則士多標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昔楚美之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

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義之道
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美王若不伐楚必
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
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鹿也
其不得理文王遂與師伐徐徐之徐偃王
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
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
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
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宜曰居

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
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
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
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
厲甲兵以時參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
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
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
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
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
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

國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教造
天道至今無禍嗚呼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
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
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
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
甲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
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
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
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
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

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
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
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
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者
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必則
不料力難得失與六而証強楚師大敗得辱不
行夫為天下戮笑幸逢桓公以得安寧故內
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

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揮之
示衆帥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或忘其家聞
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
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
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
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十人不
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
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為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
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
單曰翟之國五里之城十里之郭以攻齊之國

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
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頰攻
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
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
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黃立則拔劍
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
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
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濰之
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驥立
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
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軀則肢體不用

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并龜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司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甲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分使冒亂堅其陣連其計法以禁濫非壘陳之火車驛之處勸兵之法常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無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

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

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賈賣以與士
帝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
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墨壁已具行不由
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
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
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
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厖之守戶如輪之
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聽呼不及
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蠅附於馬尾此其應之

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六之道其猶
然乎此善當敵者也夫折衝於木形之前
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
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馮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
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
爾志之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亦羽若
日鐘鼓之音一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
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
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平憤憤者乎子
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奔洋之野我墨一相當

在。旗相。也。塵埃相接。交戰。講立。賜願。善。編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憂。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若焉。義終焉。孔子曰。講哉。士乎。遷德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汝何獨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而敢與焉。孔子曰。善。鄙心。不與焉。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蒸。竟。辭。氣。約。而國而治。一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或。戰。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關之。或。如此。則由何。憤憤而。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若乎。子路舉手

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許。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必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若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若將誰與守。於是廢澤。築之。築池。闢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幾可先。性。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幾。大。公。重曰。臣聞之。先王伐。柱。不伐。頓。伐。豈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或

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三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圖不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

王攻其天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與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殺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

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
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
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
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
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
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能卒寢果擊之犬敗
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
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
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
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
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
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抜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
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
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關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柘皋大勝之至於郢郊
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之夫深入遠報
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缺頭闔廬未之應
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
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

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室我室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

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後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後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絞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

事然後行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
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
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
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
也夫三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
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
而博五曰口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
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
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
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

也曰者湯誅蝎沐太公誅濞附里
子產誅鄧析此五子亦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
非為其晝則夜盜也然則穿窬而也皆傾覆之後也
此固君子之所疑也非之也詩云憂心悄悄
惴惴于羣小此之謂也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
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
於外今言內事者言外事者於內言外事者
曰敬從布魯周公不學也王滿生曰言大事者
坐言小事者問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
坐王滿生曰問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

臣聞聖人不言而為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
言事無言乎周公後念有頃下對王稱生華筆
續書之曰社綬且危傳之於歷周以仰視見書
曰唯唯謹聞命明曰蘇詩蘇

劉向說苑卷第五